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办

HONGHU LUNXUE

红湖论学



新疆大学出版社

1206-53

6

红 湖 论 学

欧阳可惺 张新武 主编

新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湖论学/欧阳可惺编著.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4. 2
ISBN7—5631—1836—5

I. 红… II. 欧… III. 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 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03653号

红湖论学

欧阳可惺 张新武 主编

出版发行	新疆大学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4号 邮编 83004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
规 格	850×1168mm 1/32 8.625印张 220千字
版 次	2004年2月第1版 200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册

责任编辑	刘乃亭	封面设计	王国鸿
责任校对	徐捷 郭生		

ISBN7—5631—1836—5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改革开放促进新疆推广普通话	高莉琴(1)
语境及其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	宫 媛(14)
宁可句再议	陈 英(26)
《诗·召南·羔羊》解	张新武(33)
先秦诸子的符号学思想浅论	欧阳戎元(44)
审美与功利:纯粹分析方法与系统综合方法下的不同结论	刘求长(50)
“发愤著书”说中感性认知的合理性分析	张 瑞(64)
尼扎里研究的若干问题	海热提江·乌斯曼(74)
欲令诗语妙 无厌空且静 ——试论苏轼创作观、审美观及诗风成因	唐彦临(89)
论庄子的开放性心态	李小成(100)
论维吾尔古典文学中悲剧作品的种类	
.....	姑丽加玛丽·买买提明(112)
纳瓦依与《哈密沙》的几个问题	艾西热甫·阿布都拉(120)
论中国现当代文化思潮与现象的中外文化渊源	安 凌(135)
对苏童《妻妾成群》的佛学解读 ——兼谈佛教思想对苏童创作的影响	段海蓉(149)

论祖农·卡德尔的戏剧创作·····	穆罕默德·艾沙(156)
改革开放时期的维吾尔历史长篇小说·····	
·····	古加玛丽·阿比提(170)
试论冯小刚的电影创作·····	单宏军(176)
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张 华(185)
20 世纪新疆维吾尔族民俗文化的发展·····	
·····	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满(194)
外国探险家与吐鲁番情结	
——外国探险家眼中的吐鲁番印象与当地维吾尔族	
眼中的外国人形象·····	艾赛提·苏来曼(198)
乌孜别克族民俗文化的传承、变异与发展·····	
·····	阿丽亚·吉力力(204)
“流放地”的归来	
——对《嘉尔曼》的重新解读·····	李海军(214)
与风同往:寻找“随风而逝”的故事	
——从美国通俗小说经典《飘》看 20 世纪通俗文学研究	
·····	张玉霞(226)
广告:热点与盲区·····	刘 峰(240)
再谈社会分层与“中等收入阶层”文学·····	欧阳可惺(252)
后记·····	(267)
《红潮论学》稿约·····	(269)

Contents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Helps Popularize Putonghua (普通话) in Xinjiang	Gao Liqin (1)
Context and Its Function in Speech Communication	 Gong Yuan (14)
A Review of Ningke(宁可) Sentense	Chen Ying (26)
A Reading of " <i>Shi • ShaoNan • GaoYang</i> " (诗 • 召南 • 羔羊) ...	 Zhang Xinwu (33)
On the Semiotic Orientation among Pre-Qin Philosophers ...	 Ouyang Rongyuan (44)
Aesthetics and Utilitarianism: Contrary Conclusions from Pure Analysis and Systemic Synthesis	Liu Qiuchang (50)
Rationalization of Perceptual Cognition in the Saying of "Will—Powered Writing"	Zhang Rui (64)
On th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Hizari	 Hairetijan Osman (74)
On the origin of Su Shi's Creating, Aesthetic Viewpoints and Poetic style	Tang Yanlin (89)
On the Open Mentality of Zhuang Zi	Li Xiaocheng (100)
Classification of Tragic Works in Uygur Classical Literature ...	 Guljamal Muhammetimin (112)

Hamishah and Some Aspects to the Writing of It	
.....	Ashrep Abdulla (120)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Contemporary Cul- tural Trend and Phenomena in China	An Ling (135)
A Buddhist Study of Su Tong's Novel Wives and Concubines	Duan Hairong (149)
On the Dramatic Creation of Zunun Kadeer	
.....	Muhammad Aisa (156)
On Uygur Historical Novels During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Guljamal Abit (170)
On the Movies Directed by Feng Xiaogang	
.....	Shan Hongjun (176)
Bajin and Cutural Life House	Zhang Hua (185)
The Development of Xinjiang Uygur Folk Cul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Outline)	Abudukrim Raheman (194)
Foreign Explorers and Turpan Complex	
.....	Aiset Sulayman (198)
The Inheritance, Distor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zbek Folk Culture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	Aliya Jelil (204)
Return of "Exile": A Rereading of Carmen ...	Li Haijun (214)
Gone with the Wind and the Study of the 20 th —century Popular Literature	Zhang yuxia (226)
Hot Spot and Blind Zone in Advertising	Liu Feng (240)
Re—com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lassificatio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iddle—income Class"	
.....	Ouyang Kexing (252)

改革开放促进 新疆推广普通话

高莉琴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地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疆的信息通畅,人流、物流明显增加,社会交际对普通话的需求日益迫切,大大地促进了新疆的推普进程。

一、新疆的两大语言群体

新疆存在着两大语言群体:汉语语言群体和少数民族语言群体。汉语语言群体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说话南腔北调;少数民族语言群体民族成份众多,语言各异。

(一)新疆汉语语言群体的状况及其成因

新疆汉语语言群体大致分为三种类型:老新疆话、方言岛语言、杂居区移民语言。

1. 老新疆话

老新疆话是指公元前 60 年西汉王朝在新疆设立政治管辖到 1949 年新疆解放前夕 2000 年间多次移民所形成的语言。

汉族是最早进入新疆的世居民族之一。早在公元前138~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原到西域的通道,建立了汉朝与西域诸国的直接联系,也揭开了中央政府开发和治理新疆地区的序幕。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随即在新疆设立政治管辖,并组织汉族军民进入西域地区实施屯垦戍边。当时有近2万汉族军民进疆屯垦,他们可以说是历史记载的最早的汉族居民。汉语、汉字也就随着迁徙的军民进入新疆,而且成为官方的语言和文字。从西汉开始汉族军民陆续进入新疆。^①

西汉之后,新疆有过三次大的开发。唐代在西域的开发延续了161年,建立了11个大的垦区,屯垦的汉族军民达5万人,中央的政令、军令均以汉语、汉字为官方用语;元朝统治者对西域实行全面的治理和开发;清朝统治者,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几代皇帝把对西部的开发提到攸关社稷危安的高度予以重视,除采取政治、军事方面的相关措施以外,从1716年到1911年,官方在新疆建立了24个垦区,投入劳力12.76万人,其中有汉人、满人、锡伯等民族,官方文书仍以汉语、汉文的使用为主。开发的重点从南疆移向北疆,把乌鲁木齐从一个通往北疆的驿站,逐渐扩展为城市,进而成为新疆的中心城市。^②

清朝之后,经民国至1949年新疆解放前夕,新疆共有汉族居民29万人^③,分布在南北疆广袤的土地上,以北疆的奇台、吉木萨尔和中心城市乌鲁木齐为最多。这29万人是从公元前60年至1949年的2000年间陆续进入新疆的汉族人的存活数。如果按年平均的话,每年平均进入新疆的人数约在145人左右,如果按新疆总面积平均的话,每平方公里大约0.18人左右(当然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居住的,到目前为止仍有大片土地是人不能居住和生存的)。

这一部分人被称作“老新疆”,他们的语言被称之为“老新疆话”。“老新疆话”的特点是以陕甘话为主,各地方言杂糅。之所以是这样一种状况,主要有下面一些原因:第一,新疆距陕甘较近,在

交通阻隔的时代,路途遥远会造成迁徙的不便,陕甘有距新疆近的地缘优势,人们通过艰苦跋涉可以到达,这可能是新疆陕甘移民较多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历代朝廷有意从陕甘移民来新疆,也使得陕甘移民的数量增加。人的迁徙带动语言的流动,这就是老新疆话以陕甘话为主体的原因。第三,各地方言杂糅。新疆的老移民中除陕甘移民之外,还有不断随军来疆的各籍士兵和商人,如随清军入疆的天津杨柳青的商人。早期来疆的还有山西人,他们在乌鲁木齐南门外留下了“山西巷”的地名,较晚来疆的河南人,在乌鲁木齐大地窝铺留下了“河南庄子”的地名等等。他们一方面保持着自己的方言,另一方面由于互相交往,而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语言。

2. 方言岛语言

解放了的新疆需要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期间,有大批的支边青年进入新疆支援边疆建设。他们有的是随工厂整体由内地迁来,有的是从内地某市或某县、乡成批来到新疆,又整体地安排在同一工厂、同一兵团农场或同一地方公社。如新疆云母厂和石河子染织厂的天津移民,阿克苏农一师和石河子的上海知青,奎屯农七师的河南知青,还有山东、江苏、四川等地的移民。这样,与外界相对封闭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使他们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语言特征长期被保存了下来,形成了方言岛。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使用家乡话进行交际,对外也多使用方言,偶然也使用一下普通话。

3. 杂居区移民语言

解放新疆,大批部队进疆,部队里的各籍士兵,为建设新疆,党和政府派遣的各籍干部、历年大中专院校毕业被分配来疆工作的知识分子、支边来疆的散居移民。这些人大部分是国家机关干部、厂矿职工、大、中专院校的教师。这些人或与少数民族杂居,或与操各种方言的汉族居民杂居。为了消除语言隔阂有利于互相交流,极易接受普通话。现今50~60岁的人,如果受过中等教育,基本上会

说普通话,或叫“新疆普通话”。

按照一般的规律,移民接受当地居民的语言,但是,这部分人却没有接受老新疆话。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第一,老新疆话的政治地位比较低。解放初,把老新疆人叫“新疆白喀”(意为什么都不会干),把老新疆话称为“地上话”(即农村话)。第二,老居民居住分散,人口少,解放后,因汉语群体人口增加,老新疆话被淹没其中。第三,新疆是一个新区,极易接受和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对于50年代的普通话政策,也不例外。

这就是杂居区没有接受“老新疆话”的原因。

(二)新疆少数民族语言群体状况及其成因

新疆自古多民族,有着丰富的语言资源,到目前为止有47个民族,总人口1 661.35万人,新疆的主要民族有13个,除汉、回使用汉语言文字外,其它11个民族各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他们是:维吾尔族,人口825.67万;哈萨克族,人口127.75万;柯尔克孜族,人口15.96万;蒙古族,人口15.30万;锡伯族,人口3.82万;塔吉克族,人口3.96万;满族,人口3.92万;乌孜别克族,人口1.32万;俄罗斯族,人口1.66万;达斡尔族,人口6 400人;塔塔尔族,人口4 700人(以上均为2000年人口普查数字)。人口数在百万以上的民族有两个——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在10万以上有两个——柯尔克孜族和蒙古族。语言与使用它的人口数量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在新疆境内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和蒙古语使用频率高,范围广,其它语言由于使用人口少,使用的范围就小,一般为自治州、自治县或更小范围内的交际语言,有的语言甚至成为家庭生活语言,有的语言则走向消亡。

除此之外,新疆还有一些民族,由于人口少居住分散,他们的语言在小范围内使用,历来把他们的语言列属于其它民族。如列属于维吾尔族的艾努尔语,列属于乌孜别克(或柯尔克孜或哈萨克族或维吾尔族)的土尔克语,列属于蒙古族的图瓦语,列属于回族人

的托茂语(青海托茂人列入蒙古族)。^④

在民语群体里,既有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的语言,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等,又有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洲语族的锡伯语,还有属于印欧语系的印度—伊朗语族的塔吉克语等等。在区内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语言之间可以互通,交际困难不大。但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与其他语族之间的交际,比如蒙古语、塔吉克语之间的交际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在新疆少数民族语言群体里,多以维吾尔语作为桥梁语言。这主要是因为维吾尔族在人口数量上,在全疆分布的广度上有一定的优势,从而导致了维吾尔语在疆内的交际功能占有一定的优势。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两大语言群体推普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到新疆考察、参观、旅游、做生意的人数以百万计,新疆去内地学习、参观、旅游、做生意的人也不断增加。笔者2003年8月份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去西单售票大楼买票,看到只有新疆航空公司售票窗口排着长龙。这一出一进,一来一往,人流动了,语言也随着活了起来。

(一)汉语群体普通话水平有了提高

新疆的汉族人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没有十分浓厚的方言情结,学习普通话的心理障碍不大,主动性和积极性较高。

1. 老新疆话的地盘越来越小

老新疆话主要分布在北疆的一些地区,如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米泉、吉木萨尔、奇台、木垒以及东疆哈密、巴里坤、伊吾等县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年轻人逐渐放弃他们认为“土气”的老新疆话。我想用两个调查实例说明这个问题。

调查一:新疆玛纳斯县新湖农场一户“田”姓人家。

玛纳斯县新湖农场1990年以前的居民95%以上是老新疆人,而且都说老新疆话。这家的祖父、祖母都是70多岁的老人,生有七

个女儿，一个儿子，孙辈有三十几人，10年前已搬出新湖农场，住在石河子市。孙辈的三十几人从小在学校接受教育，均说普通话，不会说老新疆话，但能听懂祖父母的老新疆话。子辈除大女儿和二女儿仍说老新疆话外，其他人在家里说老新疆话，在外工作或交际均说普通话。近十年以来大女儿和二女儿也会说一些普通话了，但仅限于新名词，如家中新添置的电器、家具的名称电冰箱、电饭煲、微波炉、电视、沙发、茶几等。近年来由于家里有了电视，祖父、母看电视的时间多了，对普通话的接受能力也强了，以前孙辈给祖父母说普通话，他们听不懂，没反应，现在能听懂许多普通话，孙辈们用普通话给老人讲话（生活方面），不用父辈们翻译也可以听懂了。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家里装了电话之后，祖父、母开始张口说普通话了。打电话时，他们先用普通话称呼对方的姓名，并能用普通话说几句简单的问候语，转入正题仍用老新疆话。他们听不懂电子模拟的普通话，电话录音留言中电子模拟语言提示：“请在信号音后留言”，他们认为那种声音怪里怪气的，不像人的声音。^⑤

这一调查事例告诉我们老新疆话的地盘在逐渐缩小。如今70多岁的人，解放时20岁左右，他们的语言已经定型，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他们周围生活的变化，从听不懂到听懂，从一句不会说到能说一两句。他们的子辈们成了双语人，既会说老新疆话，又会说普通话，而且老新疆话只局限在家庭用语。孙辈们则不会说老新疆话。

调查二：哈密一家“孙”姓人家。

哈密话也是典型的老新疆话。

孙家有五口人，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和孙姓女孩，祖籍哈密，（太爷辈已生活在新疆哈密），父亲，母亲都出生在哈密。父亲早年参军离开哈密，一直在部队工作，母亲在地方工作。父亲1994年转业，1995年迁居乌鲁木齐市居住。

在孙姓女孩的记忆中父母以前说话“哈密味儿”很重，现在一

般情况下说的是夹杂着普通话的哈密话,爷爷奶奶仍然说哈密话。她自己则一直说普通话。她是这样解释自己一直说普通话的原因:

(1)父亲所在的部队在伊犁的尼勒克县,距离说老新疆话的哈密1500公里,距离使自己远离了老新疆话。

(2)住在兵营,部队子女均说普通话,随着父母亲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非常注意自己的语言形象,和同事们交谈尽量是用普通话。在家里辅导他学习和她谈心也尽是使用普通话。

(3)学校教育使她远离方言,而使用普通话。从小学到大学老师的教学语言是普通话,同学间的交际语言是普通话。

(4)传媒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广播、电视、网络的普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的语码选择。

这位孙姓女孩是这样坦言自己对哈密话的看法。她说:“哈密话听起来音比较重,感觉有些土气,甚至粗鲁。……我讨厌哈密话,因为它让我没面子。……认为说哈密话就等于告诉别人你穷,没文化,普通话则表明你素质高,有品位”。^⑥

通过以上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出接受过学校教育的第三代人的语言态度有了根本的变化,认为普通话能表明你的素质和品位。他们已经不再说祖辈的老新疆话。就是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在学校和传媒的影响下,也会说一些普通话。特别是当他们与外界交流时,尽量使用普通话。使用老新疆话的地盘在家庭内部在缩小,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可以推知,在社会上所占的地盘当然也在缩小。

2. 方言岛正在解体

调查一:阿克苏兵团农一师上海支边青年“周”姓家庭

父亲是1959年来疆支边的浙江人,母亲是1964年支边来疆的上海人。他们的祖籍均属吴方言区,到新疆后生活在上海支边团场。母亲周围有许多上海同事,因此在工作中使用上海话与同事们交流,在家里更是敞开说上海话。母亲每年要参加上海知青的聚

会,痛快地用上海话消解他们的思乡之情,母亲对上海话有着深厚的感情,曾宣称“一辈子不会放弃上海话”。为了和更多的人交流,母亲也学会了普通话,常常是两种语码不断转换。

第二代从小在学校上学接受普通话教育,会说普通话,而不会说上海话,只能听懂上海话,和母亲用普通话交流。^⑦

改革开放20年以来,团场的生活发生着变化。人员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母亲使用普通话的时候越来越多。

这个调查材料告诉我们方言岛的第二代已经普通话化了,改革开放以来又促进了第一代的转化。

调查二:新疆奎屯兵团农七师某加工厂

这个加工厂的职工全部由河南上蔡县迁来,至今已40年,工厂所在地比较偏僻封闭,全厂职工均说河南上蔡话。整体文化素质较低,一般为初中文化程度。改革开放以来,厂里产品缺乏竞争力,效益不好,年轻人想读书,想离开这里,羡慕奎屯市人的生活。读书人从这里走出去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嫌自己父辈的语言土气、难听,向往普通话。第二代也只有在家里和父辈们说话才说河南话,在外交际、工作绝对不说河南话。第三代根本不愿说河南话,只说普通话。^⑧

新疆其它方言岛的情况,和以上两个地方差不多,可见方言岛在改革开放中已经开始瓦解。

3. 杂居区新疆普通话更加标准化

城市和各级国家机关一般都是各民族、各方言杂处的地区,这些杂居区的文化素质都高于农村,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比较强,普通话的使用程度比农村要高。10年前我们做过一次调查,题目是你认为你需要提高普通话水平吗?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话就很普通了,到哪儿去人家都能听得懂,不像有些方言区的人说话呜哩哇啦听也听不懂。还有人说,我们新疆考到北京去的学生不出三个月,普通话就带上京味了,南方有些地区的学生,三年也“普通”不

了,等等。不难看出,他们对新疆普通话的满足程度。近两年,我们以同样的题目做调查,有人就回答我们:平常听起来我们的话挺“普通”了,但是一到电视采访,听起来就特土、特难听,还是真正的普通话好听,还是要学好普通话。还有人说,在现今社会里,说话好象很重要,满口方言土语,一看你就是没有受过教育,是个文明程度不高的人。在老外跟前不会说英语,觉得比别人矮一头,和说普通话的人交谈,不会说普通话,也觉得比别人矮一头,……等等。有些话说得不一定正确,但起码反映了一个要说普通话和要说好普通话的愿望。

近些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开展,新疆人与外界的交往确实增多了,人们有了一种语言尊严感。在社会交际语言中普通话的标准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4. 非固定移民,语言双语化

文革至今,人口的流动已经不象文革前那样禁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拉动下,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商人进入新疆,他们大多不是固定移民,而是候鸟式的迁徙,来去自由。他们的语言状况是对外做生意说普通话(带有乡音的普通话),内部则使用方言土语。经常不断地转换着语码。

(二)少数民族语言群体的汉语程度不断提高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离不开翻译的地区,古时候称为“通判”、“通事”,到了近代叫做“翻译”,解放初到20世纪80年代大到自治区召开的群众大会,小到基层的班组会,凡是会都必须有翻译,不然就有人听不懂。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事事、处处离不开翻译的现象大有改观,汉语的使用范围,标准化程度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1. 政府工作语言,普遍使用汉语

据我们调查,自治区、市、县、乡四级政府中,区级、市级两级政府基本上使用汉语办公,除大型群众集会,一般不使用翻译。自治

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均设有翻译处,翻译处负责翻译政策法规和领导讲话,是准确传达中央声音和自治区党委、政府政策的必不可少的机构。但在机关内部办公、开会、同志间的交往,大多数情况下不使用翻译。自治区党委的书记们、政府的主席们汉语水平都相当好。县、乡两级稍差一些,特别是乡一级,民族语言的使用率较高,汉语的使用率较低。

自治区各厅局,基本以汉语作为工作语言,各厅局的少数民族厅长、书记们均能用汉语在大会上讲话。

2. 教学语言

民族学生从小学到高中阶段开设汉语课,考大学时有民考民和民考汉两种类型,民考民考生进入大学之后有预科一年,然后分专业学习,民考汉考生上大学之后跟着汉族班上课,没有语言障碍。根据我们对各高校的调查,理、工、农、医院校专业课基本用汉语授课,文科用汉语授课的比例低于其他学科。

以新疆医科大为例,学生毕业之后走上工作岗位,开写处方,书写病历只能用拉丁文和汉文,乌鲁木齐各大医院(除民族医院),均通行拉丁文和汉文的处方。开处方应当是一个医生最起码的素质,所以医学院校除基础汉语外,还开设医用汉语。

计算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汉语的学习,国际互联网90%的信息是英文,国内各网站90%以上的信息是汉文,无形中进一步推动了汉语的普及。

HSK 考试也从另一个方面推进了汉语学习,各级职称评定,职务晋升都与本人的HSK 水平考试的成绩挂钩,提高了汉语普通话的标准程度。

3. 商业贸易语言

乌鲁木齐的山西巷、二道桥是新疆民贸最集中的地区,有布匹、日用百货、民族特需产品、干鲜果品,每天这里人头攒动,叫卖声不绝于耳。我们经常经过这里,而且在此地购物。在这里经商的